

第十九回 東山見祖

話說惠能為儘快見到他這一個多月來朝思暮想的禪門五祖弘忍大師，這是一心忙似箭，兩腳快如飛，於下午午尾未初之時，也就是現在的下午一點鐘左右，便來到了東山下。放眼一望，頓覺心曠神怡。

好一處佛光寶地黃梅東山
山有威嶺有姿氣度不凡
往左看山套山重重不斷
往右看嶺接嶺層層相連
往上看萬仞險峰衝霄漢
往下看瀑布飛垂百尺簾
向陽坡松柏掩映大寺院
陡崖下依山傍石修神庵
山嶺間廟宇殿堂望不斷
燒香人拜佛求神來往穿
石梯路一層層左右彎轉
小和尚擔水挑柴上下盤旋
山坡下奇花異草嬌又豔
山腰裡修竹繁茂樂聲傳
山澗裡潭潭池水波光閃
恍忽有老龍曬甲臥沙灘
山溪中流水潺潺歌不斷
一旁邊似見老翁垂釣竿

南山上猛虎躡山又跳澗
北山上狡兔梅鹿戲猴猿
左山上風吹草動蛇蟒現
右山上鳳凰展翅百鳥喧
飄飄然山風吹來雲片片
輕悠悠幾縷青煙升雲端
峭壁上神仙洞怪石遮掩
雲深處搭茅庵清靜悠閒
一線路似飄帶若隱若現
真個是佛山聖境氣象萬千

這座東山山勢奇妙，回環相護，真是山連山，山套山，山山不斷；嶺接嶺，嶺挨嶺，嶺嶺相連；雲濛濛，霧漫漫，怪石點點；風颼颼，煙渺渺，蒼松片片。林中鳥雀啾啾，山間泉水潺潺，真是風水聖境，氣象萬千。惠能眼觀東山佳景，美不勝收，讚不絕口。他跨橋過河，繞山穿林，幾度峰迴路轉，便望見那高大的山門。諸位，我說這山門可不是指高山、大山的門，而是指寺院的門。這門的命名是有講究的，不是隨便亂叫的，要是仔細研究起來，那得有二十多種。

比如自己家房屋的門，引伸為一個家族，叫「家門」；有錢人家的門，叫「豪門」或「朱門」；窮苦人家的門，叫「柴門」或「寒門」。我國古代儒家的弟子，叫「孔門」；初步掌握某種專業知識技能，那叫「入門」。所作所為方法優異，叫「竅門」或「法門」；所作所為方法不正，那叫「歪門」或「邪門」。十分吸引人的事物，叫做「熱門」；不被人注意或者不時興的事物，叫做「冷門」。不會見客人，有謝客之意，叫「閉門」；會見客人，有迎客之心，叫「開門」。不管別人是否願意硬要進門，那叫「破門」；有

事求上門來，叫「登門」；上門虛心請教求助，那叫「拜門」；考試高中，發了金榜，叫「登龍門」。房屋的前門或正門，叫「大門」；比喻一些不正之風，叫「後門」；各種各色的花樣叫「五花八門」。有權有勢的人家，叫「權門」；比喻十分內行，那叫「班門」；佛教的門，叫「空門」；寺院的門才叫「山門」。因為寺院古時候多建在山上，於山的入口處立門，叫做山門。另外寺院門的形狀是中間一個大高門，兩邊各一個小門，類似「山」形。也有稱「三門」的，不僅因為它有三個門而命名，也喻佛法僧三寶。

惠能望見這東山寺高大的山門，心情無比激動，腳下加勁兒，轉眼登上了一百零八層青石羅漢台階，來到這山門前。舉目一看，高大的山門兩旁書著醒目的大字，惠能因家境貧寒，沒讀過書，不認識字，也沒多看。實際上那是一幅山門對兒，寫的是「出世非離世，入塵不染塵」。門樓高大，蒼松古柏掩映，一對石獅子雄踞門兩旁，這東山寺的建築規模非常的宏大。惠能一看這威武莊嚴的寺院，心情無比激動，邁步就走進了寺院。這時候就聽見寺內鐘鼓齊鳴，惠能不知怎麼回事，極目遠望，見許多出家的僧人都朝前面左側的一排大房舍走去。其實那裡是東山寺的法堂，是五祖大師給眾僧講經說法的地方。每月的初一、十五，五祖大師都要在這裡為眾僧講經說法，回答眾僧提出來的疑難問題。其他講經時間，都是由五祖大師的高徒東山寺的上座僧人神秀師在這裡為大家講經的。

惠能來到東山寺之時，正巧是五祖大師要為眾僧講經說法之際。惠能不知何故，心想這些人全都奔一個地方走去，我也得去看看，他也就放步朝這裡走來。他一看，眾僧齊聚一室，心想五祖大師能不能也在這裡，我得進去，如果五祖大師也在這裡，我好尋機會向他頂禮參拜。惠能想到這兒，也悄悄走進法堂，靠牆角一坐，不言不語，靜觀動靜。不大一會兒，就見十幾個僧人簇擁著一個老僧

徐步朝這裡走來。眾僧一見急忙起身參拜：「參拜祖師，恭請祖師升座為我等說法。」惠能一看心中驚喜，知道這位老僧就是自己渴望拜見的五祖弘忍大師。惠能驚喜之際，五祖大師已然在眾僧的禮拜稱頌聲中登上法座，惠能注目一看，心中驚喜。

惠能他舉目抬頭細觀望
他把那弘忍大師來打量
見祖師年逾古稀精神爽
方面龐大耳輪滿面紅光
身披著火紅袈裟表法相
二目炯炯有神面露慈祥
他正襟端坐在法壇之上
真乃是儼然尊者不尋常

這位法座上的弘忍大師，年逾古稀，慈眉善目，紅光滿面。身披火紅袈裟，眼含智慧之光，面露萬般慈祥，法壇之上正襟端坐，真是儼然的尊者，有道的法師。惠能一看，驚喜無限，心想真是太巧了，自己剛來，就遇著這位祖師升座說法，我可得好好聽老人家的開示。惠能正想著，就聽五祖大師已然開示，他為眾僧講解經文，回答眾僧提出來的疑難問題。惠能坐在那兒悉心聽受，有如甘露潤心，佛光明性，時有顯露。心想五祖大師的開示真是太好了，這樣的開示實令人茅塞頓開，我盧惠能得遇這樣的肉身活佛，聽他指受開示，也不枉我千里迢迢歷盡艱辛來此一遭。惠能正想著，就聽五祖大師說道：「眾位比丘，今日講法完畢，望你們回去，務必用功修習。」

五祖說完，走下法座，由幾個僧人陪同，奔後室走去。惠能一看，心中著急了，心想五祖大師德高望重，眾弟子前呼後擁，我若錯過此時這個機會，再想拜見他可就難了。想至此，大喊一聲「祖

師留步」！他這一喊不要緊，法堂內的眾僧吃了一驚。你想，五祖走了之後他們才能走，人人都坐那靜悄悄的不動。惠能這一喊，大家吃了一驚，心想，誰這麼大膽子，竟敢在這法堂止靜之地大呼小叫，真是不懂規矩。五祖大師聽到喊聲已然停下腳步，簇擁他的幾位僧人也跟著停了下來，惠能不顧一切的衝到五祖大師的身邊，衝著五祖納頭便拜：「弟子盧惠能，千里而來，求祖師慈悲。」

五祖大師一看，見盧惠能衣著破舊，服式南夷，蠻陋不堪，又滿口的廣東土話，心裡很納悶：「你是何方人氏？到此來拜，欲求何物？」「弟子乃嶺南新州百姓，採樵為生，今來此禮拜大師，別無他求，只求作佛。」五祖大師一聽惠能開口說要作佛，吃了一驚。能不驚嗎？佛是最具圓滿真實的智慧，學都難，何況是作！自古以來，有幾個人一發心就要作佛，不求別的？一般人不是求學佛法，了解甚深教義，就是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再不就往生三善道，有的還求升官發財、平安無災，很少有人像惠能這樣的發心。這才是發大乘心，發無上菩提之心，要是沒有這樣的發心、這樣的氣概，怎麼能紹隆佛種，續佛慧命？這是教我們，學佛求道要向最上乘著眼。

五祖大師心說，這個衣著不整的後生，年紀輕輕口氣不小！我先試試他的根器如何？想到這兒，冷冷說道：「你是嶺南人，一介獠獠，也能作佛嗎？」諸位，這獠獠一詞在隋唐的時候，是用它稱呼嶺南那些少數未開化的、沒有文化被人瞧不起的蠻族名稱，它含有貶義。五祖大師說惠能是獠獠，不配作佛，那是真不客氣。但諸位，您可千萬別誤會，這決不是五祖大師對惠能的諷刺和輕視，而是對他的測驗考試，看他夠不夠作佛的資格。可惠能不卑不亢，當即挺胸抬頭回了五祖一句：「祖師，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獠獠身與和尚身不同，你我佛性有何差別？」這惠能考試通過了，

答得是又快又精，能得滿分！他說的是，人雖有南北之分，佛性本無南北之別，我獼獠的身與你和尚身不同，我的形體外貌跟你的形體外貌不一樣，我和你長得不一樣，也沒你和尚地位尊貴，但是咱們兩個佛性是一樣的，沒有區別的。

五祖大師一聽吃了一驚，心的話，此子已然自識佛性，心境平等，真是難得，不應小看。五祖大師想至此，把惠能仔仔細細打量一遍。見惠能雖因長途跋涉面帶倦容，衣著不整，可卻是慧眉智眼，渾身上下透露著一種超脫無為的氣質。五祖大師邊看邊心中驚喜，只見他眉頭還未皺，善巧已然上心頭。